

外国电影剧本丛刊 18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莫斯科不相信眼泪……
女人的心



内 容 说 明

本辑收入两个苏联电影剧本。

《莫斯科不相信眼泪……》叙述一个女工因慕虚荣结识电视台摄像师，怀孕后遭遗弃；16年后她经过艰苦努力成为莫斯科一家大联合工厂的厂长，偶遇一中年工人，两人相爱，她又因地位悬殊不敢把自己身份告知男方；男方得知后大怒离去，最后经友人劝解终于与她结婚。

《女人的心》叙述一个与丈夫离异多年的农妇去城里探视女儿，见到女儿婚姻生活中的不快，又去看望先前的丈夫，他也深受不幸，于是决心携丈夫同归故乡，但在火车站上丈夫没有如约前来。

这两部影片反映了当前苏联社会道德风尚方面的一些问题。

186

外国电影剧本丛刊(18)

莫斯科不相信眼泪…… 女人的心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

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：6 $\frac{1}{4}$ 插页：4 字数：95,000

1982年12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20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61·399

定价：0.67元

目 次

莫斯科不相信眼泪……………〔苏〕 B.切尔内赫 著 (1)

李溪桥 译

女人的心……………〔苏〕 B.梅列日科 著 (109)

李 湄 译

莫斯科不相信眼泪……

〔苏〕 B.切尔内赫 著

李 溪 桥 译

那时她不过十七岁。她的腰身纤细，隆起的胸部把紧身上衣撑了起来，臀部也变得丰满了，使得那些匆匆赶乘地铁的小伙子，都用一种打量成年妇女的眼神端详着她。

她拎着一只沉甸甸的箱子蹒跚地走着。有个小伙子要帮她一把，但她一声不响地推开了他的手。

到地铁的升降梯入口处，她把车票向检票员递过去。那时还没有转门呢，因此搁在地上的那只箱子对所有在场的人：那些乘客、她自己，还有检票员，都成了碍事的东西。于是她招来了各式各样的数落：什么笨蛋呀，母牛犊啊，真没脑筋呀。

后来她坐进地铁车厢。她发觉对座的那个男人似乎在盯着自己，她便急忙拽拽裙子，其实这个疲惫不堪的男人根本没有对她发生兴趣，他只不过是呆视前面，竭力使自己不打瞌睡罢了。

后来她又乘上拥挤的公共汽车。车子每到一站，就又挤进了一些人。她已经从车门口被挤得越来越往里去了。

“水渠站到了！”售票员报了站名。那时车上还有售票员呢。这是她要下车的站。

她急忙朝着离她还算近些的后门奔过去。但是一道由许多男人的脊背组成的结结实实的墙却纹丝不动。她又想往前门挤，但这边也过不去。于是她只好用箱子来开路了：这是一只四角钉着铁皮包角的坚硬的钢纸箱。她把箱角朝着那些脊背用力顶过去，脊背倏地一下闪开了。

一个女人尖叫了一声，一个男人大骂了一句，但她总算打开一条路，挤出来了。

车门砰地一声关上了，把那些愤怒的叫骂声截断了，车开走了，车站上剩下了她一个人。

面前是一个小型住宅区。一大片五层和九层的预制板楼房，即使对当时的莫斯科人来说也还是很新鲜的事。标准式大板建筑在莫斯科刚刚开始出现。

她走到一幢极长极长的五层楼房跟前。从敞开的窗口传出了悠扬的乐曲和歌声。那些曲子基本上都还是本国的。唱的是毡靴、红玫瑰、处女地和亲爱的列宁山。

在我们的女主人公要去的那个房间里住着两位姑娘。为方便起见还是先说出她们的名字吧：一个叫玛丽娅^①，另一个叫柳德米拉。

玛丽娅是个健壮、端庄的姑娘，就象大多数二十出头的姑娘一样。这样的姑娘几乎总是鸿运高照的。要是有谁打算成家的话，再也找不到更理想的对象啦：她算不上美人，能安于本份地过日子；她又没有明显的缺陷，带她到

^① 在影片中，她改名为托尼亚。——译者

大庭广众之前也不会觉得丢脸。

玛丽娅此刻正在熨衣服。

柳德米拉正躺在床上，一双美妙绝伦的腿跷在床背上。在出场的姑娘中，她可以说是容貌最出众的一个。她盖着一条被单躺着。隔着被单，人们可以推测哪儿是微微凸起的肚子，哪儿是丰满的乳房。至于肩膀和大腿，就无需推测了，因为它们全都露在外面。

这时，我们的女主人公走进屋来，把箱子搁在门口。她名叫卡捷琳娜。为什么这样叫，我下面会作解释的。

“嘿，女征服者驾到啦，”柳德米拉说。

“考槽啦？”玛丽娅怜惜地问道。

“考槽啦！”卡捷琳娜回答。

“没什么，”玛丽娅安慰她说，“这次不行，下次就行啦。”

“就象你那个行法儿，”柳德米拉插了一句。

“我是个没本事的人。”

“你干脆就是个傻瓜。”

“也不能个个都是聪明人呀，”玛丽娅心平气和地说。

“喂，你那位电学家怎么样了？”柳德米拉问道，

“你跟他已经睡过觉了吧？”

“他可不是你想的那种人，”玛丽娅答道。

“明白啦，”柳德米拉说，“这么说，他有点不正

常。”

“他一切正常。不过，他很谦虚，很讲礼貌。你自己看吧。他一会儿就来找我，我们去听音乐会。”

“‘去听音乐会’……”柳德米拉鄙夷地模仿她的腔调说。“你真是个傻瓜！在莫斯科住了都三年啦！还是‘去听音乐会’！”

“他没结过婚吗？”卡捷琳娜问。

“我不知道，”玛丽娅老实地说，“好象是没结过。”

“你该直截了当地问问嘛！”卡捷琳娜说。

“那多不好意思。他可是没问过我结没结过婚哪。”

“这从你身上一眼就看得出来嘛。”

“你还是穿上衣服吧，”玛丽娅说。“你这简直是光着身子哪。多不好。”

“谁觉着不好？我觉着挺好的。”

这时有人敲门。

“请进，”柳德米拉说。

一个约摸二十五岁、身材粗大、笨手笨脚的青年走进屋来。

“对不起，”他说，又忙不迭地退到门口。

“你向来就是这么羞羞答答的吗？”柳德米拉问道，接着作出要起床的样子。青年惊愕地望了望她，赶紧把门带上了。

“怎么样？”玛丽娅得意地问道：“服了吧？”

“不——错，”柳德米拉鄙夷地拖长了声调说。“不过，你还用得着到莫斯科来呀。象这样的，在波得连克就能找得到。”

玛丽娅没有理睬她的话，只顾忙着换衣服。

“急什么呀，”柳德米拉说，“既然来了，就会等着的。”

华灯初上，柳德米拉和卡捷琳娜在高尔基大街上蹁跹。她们浏览着一家一家的商店橱窗。橱窗里，金碧辉煌的装饰物熠熠发光。几个体型健美的人体模型缓缓旋转着：女的身着色彩鲜艳的连衣裙，男的穿着整整齐齐的晚礼服。柳德米拉和卡捷琳娜慢慢浏览着那些陈列着书籍、名酒、香肠和干酪、皮货、皮鞋和烟草等等的橱窗。

卡捷琳娜本想在陈列电视机的橱窗前逗留片刻，可是柳德米拉兀自朝前走了。卡捷琳娜担心在纷乱的人群中找不到她，便也急步跟上去。

来往行人熙熙攘攘。姑娘们穿着当时令人咋舌的超短裙，小伙子打着色彩鲜艳的领带。

我们的女主人公走在街上也挺惹人注目。有两个身穿翻领卷袖白衬衫的年轻人朝她们走过来。

“喂，姑娘们！”其中一个勇气十足地打起了招呼。

“去，去，”柳德米拉呵斥他们。

“你干吗那么凶呢？”卡捷琳娜悄悄地问她。“小伙

子们挺不错的嘛。”

“不错是不错，”柳德米拉答道。“跟咱们一样，乡下来的土包子，打老远就看得出来。一句话，冒牌货！都不是真正的。”

“真正的是什么样儿呢？”卡捷琳娜感兴趣地问。

“到时候我指给你看，”柳德米拉答应她说。

过会儿，她们站在阿根廷大使馆附近。从扩音喇叭里传出了嗡嗡的男低音。

“玻利维亚大使的车往前来！”一辆车身几乎贴地的扁平福特牌轿车平稳地驶过来。一位黑发的先生挽着体态婀娜、身裹银色锦缎的妇女从台阶上走了下来。

男低音又响起来了。

“海军武官……准将的车往前来……！”

中间夹着一串听不清的很长的姓名。

“他叫什么？叫什么？”卡捷琳娜没听清楚。

“叫什么有什么要紧，”柳德米拉把手一挥说。她正在津津有味地欣赏着那些汽车上明光锃亮的电镀装饰，那些珠环翠绕的女人们身上的昂贵首饰，还有那些男人们制服上闪光耀眼的勋章。

“瞧，这才是真正的哪，”柳德米拉脱口而出。

“什么是真正的？”卡捷琳娜没有领悟。

“所有这一切呗。”

“得了吧，”卡捷琳娜不以为然。“前两天我看过轻歌剧，舞台上的服装就和这些一模一样。”

“所以你是个傻瓜。”柳德米拉给了她一句。

一辆接一辆的崭新的汽车开到大门口。男男女女陆续上了车。他们都是一些仪表堂堂的男人和雍容华贵的女人。其中有几个女人还相当年轻，简直就和卡捷琳娜和柳德米拉差不多年纪。

紧接着那个使馆门前的辉煌耀眼的、车水马龙的场面之后，我们便看到在金属饰件厂车间里干活的卡捷琳娜。

车间里立着几十台冲床。冲床后面坐着几十个象卡捷琳娜一样年纪的姑娘。

活儿不难：放进去，抽出来，再放进去，再抽出来。卡捷琳娜正在冲压当时刚开始时兴起来的烛台底座。

突然冲床把加工件卷了起来。卡捷琳娜停了车，钻到冲床里面去了。

车间主任彼得·库兹米奇·列德涅夫观察着她的操作。年高望重的列德涅夫被大家尊称为库兹米奇。

冲床重新开动起来。库兹米奇走到卡捷琳娜身边。

“怎么，自己就研究明白啦？”他问道。

“这有什么可研究的？”卡捷琳娜不以为然地说。“我们在学校里学习过康拜因，连那也比这复杂多啦。”

卡捷琳娜又接着干活儿。

库兹米奇把工段长训了一顿。工段长是个经过摔打的年轻女人。她在厂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后，明白了一条基本道理：最好的防守之道便是采取攻势。

“钳工上哪儿去啦？上哪儿去啦？”她连珠炮似地说，“不是醉鬼，就是二流子。姑娘们不找钳工，都跑来找她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如果您想知道的话，她看电路图的本领还不比检修工差呢。”

“我怎么，我没什么，”库兹米奇说。“这么说，应当培养她当检修工。”

“那就挣得少啦。”

“从精神上多鼓励嘛。多表扬表扬。你和妇女们打交道也不是一年两年了，你自己知道，不表扬，就办不了事。”

“要这样还得有新车床才行。”

“嗯，有了新车床还要你这领导干什么。对这个姑娘要多注意培养。”列德涅夫嘱咐着。

卡捷琳娜现在和玛丽娅、柳德米拉住在一起，她们分到了一间大一点的房间。

尼古拉敲了敲门，走进房来。他身材高大、神态庄重。

“你们好！”他扯着低嗓门说。

“我准备好了。”玛丽娅担心地看了柳德米拉一眼，

生怕她会说出什么不得体的话来，“星期一见，”玛丽娅对女伴们说。

“去吧，去吧，上人家别墅里去卖卖力气吧，也许人家会给你点好处的，”柳德米拉又发表议论说。

“你呀，真是挑刺鬼。”尼古拉送给她个结论。

“那你呢，是个贪婪鬼，”柳德米拉立刻回敬一句。

“你老缠着他们干吗，”等玛丽娅和尼古拉走后，卡捷琳娜说道。“他们俩可是真心的。”

“再真心没有啦，”柳德米拉气冲冲地说。“我真烦透了。这些傻姑娘自己给自己找枷戴。难道这叫作生活？”

“怎么不叫生活呢？”卡捷琳娜诧异地问。

“这不能叫生活，因为事先一切都已经清楚啦。起先攒钱买电视机，再买一套家具，再往后就买电冰箱、洗衣机。所有这一切就象国家计划一样，提前二十年就都清楚啦。”

“不这样还能怎样生活呢？”卡捷琳娜问道。

“这个傻姑娘就是不懂得一点：她住在莫斯科。这就好比一场买彩票。碰巧就能赢得一切的。莫斯科有的是……有的是外交官、搞外贸的、科学家、艺术家、演员、作家，所有这些人差不多都是男人。”

“那又怎么样？”卡捷琳娜一点也弄不明白。

“可我们是女人呀。”

“那又怎么样？这些演员和作家要我们干吗？他们有

他们的女人哪。”

“我们并不比他们那些女人差，”柳德米拉说。

“再说，上哪儿才能碰上这些外交官和艺术家呢？”

卡捷琳娜好象分析问题似地说。“他们又不到咱们工厂里来干活呀。”

“就是嘛！”柳德米拉满意地说。“这你算说到点子上啦！主要的问题是：上哪儿去找他们？这个我下回再告诉你。要找是找得到的，主要是，要想法去找！”

每逢星期日，卡捷琳娜还是独自一人去逛莫斯科。她在克里姆林宫附近徜徉，细细欣赏着从画片上早已十分熟悉的克里姆林宫塔顶。

然后她走上横跨莫斯科河的大石桥。

她沿着河岸拐进一条小巷，来到特列基雅柯夫绘画陈列馆。

卡捷琳娜先站在《三勇士》这幅画前，接着又站在《阿廖努什卡》这幅画前细细欣赏着，简直惊讶不已。从孩提时代就已从复制品中十分熟悉的绘画，原来是这样巨大而逼真哪。

连参观陈列馆，人们也是双双对对的：他和她。卡捷琳娜却是孑然一身。一个年纪轻轻的士兵颇感兴趣地看了看她，他似乎也还讨她喜欢，可是那士兵没有勇气上前搭讪，卡捷琳娜只好转身进入另一个大厅去了。

晚上，柳德米拉告诉卡捷琳娜：

“从明天起咱们要住到高层大楼的一套单元房里去了。”

“怎么回事？”卡捷琳娜摸不着头脑。

“我刚打农村来的时候，在一个教授家里当过保姆。说起来，那家人也姓吉洪米罗夫。那个教授是在革命之后不久，从咱们波得连克到莫斯科来的。”

她们乘地铁到了“红色普列斯纳”站。教授一家住在起义广场的一幢高层大楼里。

镶着镜子的电梯，足足有一间小屋那么大，把她们送到二十一楼。

一套套房门面对着一一条宽敞的过道，那过道也不亚于地铁车站。

那套住房更是宽敞极了。卡捷琳娜简直一下子都搞不清楚里面究竟有几个房间。

老教授冲她们点了点头，继续往箱子里收拾东西。柳德米拉就跟教授夫人、一位中年妇女谈了起来。

“你的工作还跟以前一样：浇浇花、喂好这条狗，还有开信箱。我们要到十一月节前才回来。”

“卡捷琳娜能不能也和我住在一起呢？”柳德米拉请求道。“两个人在一起总热闹些。”

“她爱整洁吗？”教授夫人很关心这一点。

“再爱整洁没有了，”柳德米拉保证说。

就这样，柳德米拉和卡捷琳娜搬进了高层大楼。她们的任务很轻松。一天带狗出去遛两次，浇浇花，取信拿报。

这天早上，这些事都干完了。卡捷琳娜便倚偎在沙发上，翻阅起一堆时装画报来。

柳德米拉坐在教授的书桌前，正在开列一张十来个人的名单。等她完成这件工作后，便宣布说：

“咱们明天举行宴会啦！”

“乌拉！”卡捷琳娜十分赞成。“把所有的姑娘们都请来！”

“不，”柳德米拉说。“请的是艺术家、电视台的、诗人、冰球第二混合队的队员，外加一两个工程师。”

“人家会来吗？”卡捷琳娜表示怀疑。

“他们会跑着来的，”柳德米拉说。“不过有个条件：你不是饰件厂的模压工，我也不是第六面包厂的造型工。”

“那咱们是什么人呢？”卡捷琳娜问。

“咱们是吉洪米罗夫教授的女儿。我是大女儿，你是小女儿。我去年从医学院毕业，现在在喀先珂精神病院当医生。你是化工学院的学生。”